二叔的芒种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治刚

“芒种初过雨及时，纱厨睡起角巾欹。”陆游这句诗总让我想起老家的芒种时节。芒种，是夏天的中间站——一头连着丰收，一头连着希望。

芒种之“芒”，指有芒作物恰值丰收，如小麦、大麦等。同时，它又跟“忙”字谐音，收割小麦忙，播种水稻也忙。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，“芒种”一词既充满诗意，又道尽了岁月的玄机。

周末，回了趟老家。整个一天，在老家种地的二叔的行踪都装进了我的眼里。

刚下车，我就听见后山的麦田传来“沙沙”声。前去一看，不出所料，是二叔在收小麦，上午的任务是收割完后山那块麦田。二叔60岁后，可以领社保了，就从城里回到了老家。“每月2000块钱够吃够穿，守着自家地才活得踏实。”他总这么说。此刻，他举着镰刀，晨光照在他额间的汗珠上，他用衣袖拭了拭。年轻时，他在县消防队干了十几年，后又进厂务工直至退休，地里的事大多靠二婶操持。如今，二叔怕是想把他曾失去的农家日子找些回来。

当镰刀划过麦秆，一片小麦应声倒下。“现在腰板没年轻时硬了！”他直起腰，捶着老寒腿，“有社保兜底，放开手脚折腾！我怕啥？”说着抓起把麦穗看了看，“还不够饱满，明年换个品种试试。”

午饭后不久，二叔又迈进了院子附近的一块水田。浑浊的泥浆漫过他的小腿肚，他却笑得像个孩子：“我刚学会宽窄行插秧法，看看究竟适不适用。”二叔早学会了灵活分秧，嫩绿的秧苗，不偏不倚地插入水中，一会儿就形成了一个方阵。

我说：“二叔，先抽根烟。”二叔直起身，踩着泥浆向我走来。我递了支烟给他，并给他点上。二叔深深地吞了一口烟后道：“等水稻成熟了，你也要回来帮我，这次就不喊你插秧了。”我连声答应。“开玩笑的，现在都是微型机器收割稻谷，你也帮不上什么忙。”二叔道。

我忽然想起收割小麦的事儿来：“那小麦怎么不用机械收割。”二叔说：“今年种的小麦太少了，明年多种点，我就租一台小麦收割机。”

中午，二婶到自家地里挑了一个熟透了的西瓜。“自己种的，又甜又翻沙。”我大大地咬了一口，果真甜。我说：“这样好吃的本地西瓜我还是头回吃到。”二叔听了，直夸我识货。

傍晚时分，二叔开启了抖音直播，并邀请我观看。镜头里，他的前方是一块麦地。他大声说道：“明天上午，我要割完这块麦地，下午继续插秧。”这一刻，我分明感到，退休后的二叔活得多么透亮。

在发言栏，我给二叔留了一句话：“芒种时节，二叔忙收，收获着喜悦；二叔忙种，播种着希望。”二叔看到后，给我发来一个大大的笑脸。

忙收忙种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余明芳

今年端午节被细雨浇湿，小沟里响起叮叮的细流声，油菜籽恰到好处地抢收回来，先下地的红苕秧抬头并向下蓄力扎根，晚熟的洋芋还有长进的空间。人随天时散漫地过着节，打着伞采艾草、金银花、千里光、三叶枫、夏枯草、菖蒲，抢先挂在门庭，煮多种药汤饮用、洗澡，燃陈艾蒸熏，等晴了晒干存储。

农历五月也是午月，我们这儿讲究一月过三节，初五小端午、十五大端午、二十五末端午。女性大多会包纯糯米原料的白粽子，采山间匍匐生长叶子去超大的竹叶洗净泡软，采门前的粽叶一片片撕成细丝，带柄高高固定，倒放如一把拂尘，将包好的粽子依次系上去，很快便制作出一道墨绿的粽子风铃。以前兴擀面包饺子，头茬四季豆、青椒入馅，头茬黄瓜作菜。

端午或前或后，是夏季第三个关键的节气——“芒种”。我有时这样揣想，祖先不但要过“人”节，也为四季、气候、降水与物候设立节日，所以才有二十四节气，且谷物种植与人类繁衍发展关联密切，专设“谷雨”“小满”“芒种”三个以有芒植物命名的节气。“芒种”紧跟着“小满”，二者都是麦子的节日，前者指小麦灌浆，后者指麦子成熟，足以体现这种主粮在我国传统农耕文明中的价值与影响。一般年份“芒种”在小端午之前，而今年拖到小端午后第5天，即6月5日下午6时前才交接。

芒种，“有芒之谷类作物可种”，北方收麦南方种稻。巫溪处于北纬31度，渝陕鄂三省市交界，在长江之北，又在秦岭之南，搞不清到底是南是北，既要收麦子，也要种水稻。芒种收获上一年的耕耘，种植下一季的希望，既是收官也是开端。“抢收抢种抢管”，是农人们大考的节气，哪一头都不敢放下、哪一宗都不能懈怠。人要盯着天气的变化忙得飞起来，才能力争颗粒麦子平稳成熟、到时归仓，力保土地母亲刚生完孩子又接着孕育下一胎，人不等地不闲，收完麦子油菜，甚至来不及翻耕，就抢栽下苕秧、撒下荞麦。

“芒种不种，再种无用。”在四季的列车上，芒种是种收的临界点，错过便错过了，并不预留复盘再来的余地。芒种把曾经的努力完全删除，大自然万事万物，总要往前看，朝前奔。

五月桃开始脱骨空心，向阳的一面染上红晕，再晒几个太阳便可用手轻易掰开，粉红玫瑰花一样鲜艳的果肉，看一眼便心花怒放。饥渴交加的劳动者，伸手摘一个，草草在衣服上擦几下便下嘴，免不了有几粒泥巴入肚。种田人眼里，泥土是干净的，谁不是吃着泥土向死而生呢？

在花的世界里，花朝节和芒种节是一对冤家。“花落未能扫，莺稀不竞枝”，被称为芒种花的金丝桃纷纷凋残、零落，她是百花仙子委派的谢幕者，跟大自然挥手作别，相约明年花朝再回来，装扮美好的春天。知花的人，感谢花儿们治愈了踉踉跄跄的心灵，以各自的方式为它们饯行。

麦子作为有芒的长寿作物，拥有三季，当麦苗从雪的被褥中探出尖尖嫩芽，足够娇弱。初春麦苗挥舞织成的绿色绒毯，尽显憨态。然后拔节、抽穗，苞衣的顶端长出绿刺，清晨每一根都能挑起细细的露珠，闪闪烁烁，如梦似幻；待到小满，麦粒儿丰满，鸟儿飞来，病虫眈眈，软软的刺跨越成在弦的芒，刚毅而勇敢，仿佛轻咳一声，便会万箭齐发。轻扬的风，号令着无数块麦田动则如千军万马沙场练兵，静则似旌旗猎猎闻令而动。听懂农业的人讲，麦芒承担着防御、光合作用、辅助种子传播等多重使命，成熟的麦穗上每一根麦芒都向天空致以敬畏，是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诚意，是面临凶险却依然笑看风云的铠甲，是“内心丰盈者，独行也如众”的抉择。

芒种的异常繁忙，让劳作者根本停不下来，忙总是有益的，丰收的喜悦，生命的生长，希望的延伸，疲惫的感叹，都融入无声的汗水和严谨的比拼之中。

芒，既是锋芒，也是光芒。少年时代的某一天，天上晚霞光芒万丈，身边待收的麦田，披着霞光的麦穗似金色的波浪，那些挤挤挨挨的麦芒，是理想在高歌引吭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剩下天光和麦田，我已经化作了一株麦子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一件事物都有独特的价值与才华，很多受麦子养育之恩的人并不知道麦芒为什么要存在，始终认为它尖锐而无用。

有一年，当我来到东北黑土地茫茫无际的大麦田，对比家乡“九山半水半分田”中的麦子，终于想通了“其我独芒，而人亦有不芒者乎”的道理。茫茫人海里，每一个人都肩负着责任，但总有些人发着光拥有尊重，总有些人一生不被发现和认可。这些人有我的农民乡亲，有我的父母兄弟和我自己，但麦子教会我们，把小我安放在整体中，做有锋芒而一直善良的人，永不放弃向上和努力。

今年进入芒种节气第二天，胸怀五彩梦想的乡村高考学生会奔赴城里的考场。6月7日，人生中最重要的大考开启，冲刺抢收抢种的关键节点逼近。他们出发的地方，石榴花如一把把火炬，向夏天展示热情与活力。奔跑吧，大山的孩子，大胆向世界汇报生命的旺盛。

芒种推门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垣升

“芒种芒种，连收带种。”这个被节气刻进骨头里的日子，总在布谷鸟的催促声中，把农历五月的门槛踩得吱呀作响。当城市里的日历还在翻着“小满”的尾巴，乡野间的芒种早已带着一身泥土气，撞开了仲夏的大门。

“麦到芒种谷到秋，豆子秋里好出头。”谚语里的智慧总带着麦芒的锋利。清晨的田野像块被揉皱的绿绸，麦穗却已镀上了一层阳光的金箔。农人们弓着的脊背，在麦浪里织成流动的经纬，镰刀划过秸秆的沙沙声，是芒种最动人的乐章。记得祖母总说：“芒种不种，再种无用。”她蹲在田埂边点播玉米的样子，像极了在大地的稿纸上写下分行的诗句。那些埋进土里的种子，带着前一季的余温，在布谷鸟的三两声啼叫里，就要撑起整个夏天的葱茏。

诗人陆游曾写“时雨及芒种，四野皆插秧”，此刻南方的水田正应了这景。水镜般的田里，农人倒退着把青绿的秧苗插成棋盘，水珠从秧叶滚落时，惊起了躲在稻丛里的青蛙。而北方的麦田里，“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”的景象正在上演，收割机的轰鸣代替了镰刀的低吟，却一样在大地上收割着光阴的重量。芒种的田垄，从来都是自然与劳作共同书写的史诗，每一粒粮食里，都藏着“汗滴禾下土”的虔诚。

巷口的张老汉又在摆弄他的蟋蟀罐了，“芒种蟋蟀叫，夏至不迟到”，他总说这小虫是节气的报时器。孩子们却顾不上这些，偷偷摘了邻居家的桑果，紫黑的汁水染得指尖发亮。忽然想起《红楼梦》里“芒种饯花神”的场景，大观园里的女儿们用彩线系了花瓣，送走春天的最后一抹倩影。而在乡野间，花神的告别藏在蒲公英的飞絮里，藏在野蔷薇凋零后结出的青果里，只等一场夏雨，就把春天的故事酿成夏的酒。

“芒种三日见麦茬，夏至三日见稻花。”当第一声蝉鸣划破午后的寂静时，麦垛已经在打谷场堆成了金字塔。孩子们在麦秸堆里打滚，扬起的尘埃在光柱里跳舞，像极了古诗里“斜光到晓穿朱户”的意境。大人们则围坐在树荫下，用粗糙的手掌摩挲着新收的麦粒，那些被岁月磨出茧子的纹路里，沉淀着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”的坦然。

夜里的芒种更有滋味。萤火虫提着灯笼在菜畦边巡行，老人们摇着蒲扇讲“芒种火烧天，夏至雨涟涟”的老话，话音未落，远处的天际就划过一道闪电。窗台上的夜来香悄然绽放，混着新麦磨粉的香气，在晚风里酿成一坛时光的醪。忽然懂得，芒种的美从来不在浮光掠影中，而在“手中有粮，心中不慌”的踏实里，在“收”与“种”的轮回中——收割的是汗水浇灌的过往，播种的是面向泥土的希望。

当最后一缕炊烟浸在暮色里，田埂上的农人背着锄头往家走，身后的麦田露出新翻的泥土，像大地翻开了新的一页。忽然明白：所谓节气，从来不是时光的刻度，而是人与自然签下的契约。在芒种这个承前启后的日子里，我们既收割着春天的馈赠，也播撒着对秋天的向往。